

本
期
导
读

B18 她们为何对韩剧如此入迷?

B19 雨中赏梅别有风情



家庭周刊

本报副刊部主编 | 第 500 期 | 2014 年 3 月 7 日 星期五 责编:吴南瑶 视觉:叶 聆

B20 陆锡民:画笔不辍 舞步不停



柏林影帝四十岁的礼物是一只“熊”

◆ 王宇萌

2014 年 2 月 16 日晚,刚过完 40 岁生日的廖凡凭借电影《白日焰火》斩获第 64 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成为首位获封柏林影帝的华人演员。40 岁的第二天,廖凡终于尝到了“红”的滋味。在他获奖之后,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廖凡是谁?然而在电影圈里,这更是一个天道酬勤的故事。

趴在戏台子边长大

2 月 16 日,廖丙炎收到了无数祝贺的电话和短信。上午 10 点,儿子廖凡获奖后发给父母的第一条微信来了,他手持银熊的照片。紧接着,他与女友霍昕笑着举着银熊的照片也通过微信传来了。

“廖凡打小就隔着玻璃窗看我们排戏,高中毕业突然跟家里说想考表演(学校),他对这方面从小就有兴趣了。”廖丙炎是著名表演艺术家、也是湖南省话剧团团长、湖南大众传媒影视艺术学院名誉院长,他曾参演过《雍正王朝》、《走向共和》、《大清风云》等电视剧。在廖丙炎的印象中,廖凡从小就表现出很高的艺术天赋,2 岁时开始背诵唐诗,普通话说得标准、纯正,语言表达能力很强。“小时候,我在湖南省话剧团排练,儿子就经常趴在窗台上看,大人们不排了,他和小朋友们就在搭好的布景台上做游戏。”廖丙炎回忆说,尽管工作很忙,但还是会抽空给儿子看一些片子,使他接受艺术熏陶。

“记得有一次他的妈妈带他去看露天电影《挺进中原》,看到大进军时,才几岁的他坐在高高的靠椅上,兴奋得大声喊:‘好威武啊!’引起在场很多人的关注。”廖丙炎说,虽然夫妇俩都从事艺术表演工作,但他们并没有限制儿子从艺,“从小我们对他没有特殊要求,就是要诚实、守信,然后尽可能地为他提供一些资源和良好的艺术氛围。”

廖凡第一次“触电”可追溯至 6 岁孩童时。1980 年,廖丙炎在接拍电视剧《瓜儿甜蜜蜜》时,导演见廖凡长得胖乎乎黑黝黝的很好玩,就让他演一个到瓜田里摘西瓜的群众小演员,“我开始都不知道这

回事,直到

有一天,凡凡捧个大西瓜站在了家门口,那算是他第一次演戏的片酬吧。”虽然从小在戏窝里长大,不过直至高三第一个学期读完了,廖凡才跟父母说要报考上海戏剧学院。

父母很支持廖凡,妈妈曾带着他跑遍了武汉、北京、青岛、上海的艺考考点。廖凡在考前辅导只有一个冬天,没想到一下子就考上了。在上海戏剧学院,廖凡专注于艺术,大三时,同班的李冰冰和任泉皆少年成名,纷纷在影视剧中出演重要角色,唯独廖凡和当年的好搭档海一天沉浸在戏剧之中,天天拿着剧本追着指导老师要求排演。

廖凡深知自己形象不算出挑,他曾说:“你的外形并不能够在第一时间打动别人,你惟一能做的就是靠技术去征服别人,或者是调整你的内在去打动别人。”在刚出道的一部影片中,剧本中设计了一段走过天桥帽子掉落的游戏,连导演都感到棘手,没想到廖凡自己通过编排,将一连串的动作完成得轻松自然不着痕迹,让导演大感吃惊,当下表示:“这个演员以后一定要用!”1995 年,由他和赵倩、海一天 3 人排演的小品《磨刀》代表学校参加全国艺术院校小品比赛,获得了惟一的一等奖,随后他顺利进入中国国家话剧院。

毕业时候老师劝廖凡,“像你这样一个不善交际、人情世故了解得不那么透彻的一个人,还是留校当老师吧。”廖凡没留下,说害怕误人子弟,实际上,还是希望能出去闯荡。

工作不顺时想过转行

不帅,单眼皮,黑皮肤,甚至报考上海戏剧学院前还是个 80 多公斤的小胖子,注定从艺路上走过的每一步都不那么容易。“生活中我是个特别平淡无趣的人,是我的角色给了我各种精彩的可能。”廖凡这样说着自己,也正是这种对演戏的痴迷,让他愿意尝试各种角色。

廖凡在上海戏剧学院读书时,早早认识到了所谓“外形上的局限”,副导演每次来选人时,他总被划到人家不需要的那拨里。上戏毕业后那些年,廖凡总是接到些单纯的小男生角色,《将爱情进行到底》、《像雾像雨又像风》、《相约青春》……赵宝刚说挑演员要按戏曲里的行当,廖凡问:“您看我什么类型的?”赵宝刚说:“你这是小花脸。”小花脸注定是万年绿叶,站在男一号身边插科打诨,廖凡既不解又不服,他开始有意识地改变个人气质。

赵宝刚给了廖凡一个转型的机会,在《风吹云动星不动》里扮演一个反面人物。他很努力地去寻找强悍,以改变其他人对他过往那些可爱、柔和特质的认定。这种转型应该是成功的,可这一转型,似乎又用力过猛。以至于当他要演《生死线》中的欧阳时,很多人质疑,廖凡怎么能演这样一个正义凛然的人?他以前演的都是龌龊的、边缘的、浑身都像痞子样的。发布会上女主持人和蔼可亲地问他:“这次你演什么角色?”廖凡深沉地回答:“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女主持人一秒钟没停地问:“那你什么时候叛变?”

廖凡还总是被人问“红不红”的问题,从第一部戏《将爱情进行到底》开始,与他一起的李亚鹏、徐静蕾、陆毅、陈坤、张涵予等等都成了腕儿,他却总是戏红人不红;同班同学李冰冰各路奖项拿到手软,而等他终于从酱油变成了小生,获得金马奖最佳男主角提名和新加坡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的两部影片,却都没有在国内上映。他还是“不



红”。问他有没有羡慕嫉妒恨过,他干脆地回答:“要说没有,那是装孙子。但如果我真的是很在乎这些话,早就不在这儿了,这么多年坚持下来,不是靠着成名的幻想,而是一种喜欢,那才是信念。”

但自此开始,廖凡却进入了自己演艺生涯的瓶颈期。“那阵,我突然就不想表演,不想工作了。在接近一年多时间里,就真的没有接任何活儿,甚至一度起了改行念头。”那时的廖凡突然对自己喜欢的表演事业感到陌生,觉得应该停下来,重新去了解与认知这个社会。哪怕已经进入低谷的廖凡却依然乐观地说:“既然都低谷到这种程度了,不可能再低了,剩下的只能是反弹。”

一直以来,廖凡对出演的角色都很挑剔。哪怕在经济拮据的时候,也不愿意妥协。对于挑选角色,他有自己的标准:“但凡出彩的角色都是有头有尾的,哪怕是一个只出现了一两次的人物,他的人生也是完整的。所以说并不是配角就受限制,因为你演的人是完整的,所以就是男主角,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男主角。”用演主角的心态来演好配角,这是廖凡对自己的标准。

直到 2006 年过后,《好奇害死猫》、《集结号》、《落叶归根》、《让子弹飞》陆续上映,廖凡才开始真正意义上地走进众人视线。虽然他多数时候还是片绿叶,但这个没有绝顶长相的男人,却让人记住他有不俗的演技。这时候,廖凡已然格外淡定:“有些男演员,就是要熬才能出头的。”语言中透着毋庸置疑的自信和顽强。这样的坚持,才能黯淡这么多年积蓄了发亮的光。

“凡凡演的每一个角色我都喜欢,包括他演的小角色。”廖丙炎说,“凡凡演的电影和电视剧,大部分我看过,没有一个角色是雷同的,各具特性,所以有的人说他是硬汉实力派。”

坚持的人总会有回报

廖凡 2 岁半时,曾和妈妈一块坐船去四川涪陵探亲,可是船行至宜宾时突然失火,“那时候正好是冬天,他妈妈就想,即便穿着救生衣和孩子一块跳下去,只怕也难有生路,非常绝望。”幸好,江对面一艘来船让危机出现转机,“当时有了解放军先帮忙把孩子接到了对面船上,后来找到他妈妈,告诉她孩子已经安全了,把她也接了过去。我们至今都非常感谢这位小战士。”廖爸爸说,“有个俗话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现在想来,我们也是真印证了这句话。”

实际上否极泰来的故事,也发生在接拍《白日焰火》前。廖凡说:“拍《建党伟业》时,我从马上摔了下来,做了 8 个小时的手术。当身体内一下子嵌入 12 颗钢钉的时候,整个人一下子就泄了气。本来感觉要往上走的心劲儿又变得很迷惘,在休养的时候遇到了这个剧本,这个角色给了我许多慰藉,所以当即就接了这个电影。”《白日焰火》是一部由一桩碎尸案引发的追捕连环杀手的惊险片,影片中有扎实严密的犯罪推理,也交织着一个失意的警察和一个美丽女人的爱情纠葛。为了演好那个形体略肥、酗酒颓废的警察,廖凡把本来保持在 70 公斤左右的健美身材增肥了 10 公斤。

在现实生活中与廖凡牵手的是才女编剧霍昕,虽然他从来没有正面承认过恋情。霍昕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是一个连王朔都称赞的文艺才女,作为张杨导演多部代表作《昨天》《向日葵》等片的编剧,她也是周星驰电影《功夫》《西游降魔篇》的编剧。她也偶尔客串演员,曾经与黄觉在张杨某部短片中,扮演神秘、激情燃烧的女子。偶尔有狗仔记者拍到两人出现在三里屯的咖啡厅里,但也就这样了,到现在为止,廖凡是接近零绯闻的。

为人低调的廖凡,几年前还租住在北京麦子店一幢很普通的楼房里,最近新买的房子贷款还没还完。不拍戏时,他是一个普通居家好男人,会拉上一帮朋友到家里来吃饭。“我是湖南人,喜欢吃辣也爱下厨,每次都是我做饭给大家吃。”廖凡他私下是个非常安静的人,不擅长在酒局饭桌上高谈阔论,几乎没留下什么能被人反复重提的经典“段子”,喝多了就是老老实实地睡觉,酒品甚好。

“儿子能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这样,在我看来,是天道酬勤,他的努力我们都看在眼里。”廖凡最让父亲引以为傲的还有爱心和孝心:“直到现在,我们和凡凡一起出门,他都是一定牵着他妈妈的手,或者搂着妈妈一起走,照顾我们老两口的步履。这是很小的细节,但我们觉得温暖。”



父亲廖丙炎是老表演艺术家,将廖凡带入了这个圈子